

17.12

建始文史資料

第一輯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主編
鄂西自治州建始縣委員會

426201 刘作忠藏书

前 言

近百年来，我国社会经历了旧民主主义、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三个不同的历史时期。斗争内容的丰富，发展道路的曲折，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所不能比拟的。1959年4月29日，周恩来同志在北京召开六十岁以上的政协委员茶话会时指出：戊戌变法以来是中国社会变动最大的时期，有许多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和教训，许多老年人经历了四个朝代，应当从各方面“把亲身经历记录下来，传之后代。”从此，开创了人民政协文史资料的历史，并成为政协工作、爱国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工作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内容进入史学研究的厅堂，在为近现代史研究、对人民进行历史知识和爱国主义革命传统教育、促进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以及进行现代化建设中借鉴历史经验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建始县历史悠久，置县迄今已历一千七百多年。而在近百年这个大变动时代，特别是在清末至新中国成立以前这段时期，历史风云变幻，社会动荡扰攘，政治错综复杂，许多正反两方面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正是贯穿于此段历史之中，拥有丰富的史料，值得我们去挖掘整理，使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建始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系于1984年随着首届政协的成立，在政协领导的高度重视下开始起步的。三年来文

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根据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坚持实事求是原则这一指导方针，本着以“三亲”（亲见、亲闻、亲身经历）为主的原则，经过全体委员的努力收集、整理资料达四十七万多字。有的稿件已被州政协编印的《鄂西文史资料》采用。

今年元月五日至八日，湖北省政协在当阳召开了全省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会议，传达了第五次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工作会议精神，总结交流了经验，进一步明确了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提出了努力的方向和任务。这次会议的传达贯彻，进一步鼓舞和推动了我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工作的前进步伐。在县政协领导的主持下，通过多次会议，积极进行文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

以上所述，是《建始文史资料》首辑得以和读者见面的重要前提。

文史资料，按史学家瞿宣颖所说：“史料也者，未曾贯穿之事实也。”它本身只是历史大厦结构中片断的、具有砖、瓦、灰、砂、石作用的史实资料，有的重要史料还是栋梁之材。文史资料在纵的方面，不存在断限时段相互承接的连续性，在横的方面，不可能求其某一阶段的整体性。然而这些史实资料，正是编织经纶大弥六合所必需。据此，我们得以开拓视野，广征博采，收集整理了自清末至新中国成立这一历史时期的史料共四十篇。本辑主要辑录有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一、清末民初的政治、经济、教育。

为了使读者开卷即可了解建始的概貌，便于浏览全书，本辑首篇以《清末到抗日战争前夕建始的政治、经济、教育》一文对当时的历史状况作了梗概记述。

二、辛亥革命

震撼世界的辛亥革命成功，宣告我国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制度最后一个王朝的覆灭。而在举世瞩目的武昌首义中，建始虽然地处鄂西边陲，仍有不少的有识之士投身于这一伟大的革命洪流中，为我国民主革命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本辑以《辛亥革命活动中的建始爱国志士》一文综述了朱和中等历史人物在孙中山倡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的片断事迹，并展示了部分珍存的历史图片。

三、建国前党在建始的活动与斗争

在县的清江南岸，曾经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老苏区，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乃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始境内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史迹。本辑载有早期共产党人聂冬青的长子聂懋康同志所撰写的《我的父亲聂冬青》和其他同志所撰写的《红军袭取建始县城见闻记》、《官店苏区政权建立及武装斗争梗概》、《抗战初期“中共建始特支”活动片断》等五篇，展示出党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所进行的艰苦斗争和光辉史绩。

四、抗日战争

八年抗战，是一部气吞山河、震撼全球的史诗。建始在抗日战争中属第六战区，处于接近前线的重要补给线地位。本辑收集了各族人民为支援抗战取得最后胜利所付出的代价和所作的贡献等史料，以供读者参阅。

五、封建角逐、动荡扰攘、民生凋敝的社会景象。

本辑搜集刊载了建始自清末民初这一历史阶段反映在多方面的片断史料。通过这些史料，透视出风云变幻灾难深重的旧中国社会缩影。

六、建始解放

一九四九年十月底，南下的解放大军，挥戈西指，于十一月五日建始山城获得解放。为了记录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本辑以《建始解放纪实》、《花坪起义始末》等文如实记述了解放[1] 建始山城和人民政权的建立等史料，将可使读者回溯到解放时那种喧天锣鼓满城秧歌的欢快情景，使人们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鼓舞向四化进军的雄心壮志。

此外，还辑录了石柱观、“小西湖”等建始名胜和章太炎、石瑛、吴经明等名人轶事以及古文物的出土与发现、民族医药等内容。

对建始沿革也作了较系统地介绍。

《建始文史资料》第一辑是在县政协主席张存同志的具体指导、副主席田天铎同志亲自主持下，由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和政协其他领导以及全体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编辑成书的。其资料来源主要是来自一些热心于文史的“三亲”人士的回忆撰文，有的则是通过走访记录整理的口碑资料，在撰写和审定稿件的过程中，虽然也经过了一番查核和印证，但是“众手修书，自古难之。”疏漏误讹之失，仍难以杜免。在重大史上如有谬误，务请熟知于情者以公诚之心提证撰文，加以辨析，在下一辑当可据以稽正，以收去伪存真提高文史价值之效。

《建始文史资料》第一辑，从孕育到成书，得到县委、县政府领导的重视与关怀；各史志部门、档案管理部门、文化部门以及其他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积极为本书撰稿，提供史料的“三亲”人士和政协委员们，出于高度的爱国热忱，为回忆当年亲见、亲闻、亲身经历人物和历史事件而冥思苦想，反复考证史料，以秉公之诚，悉索援笔成章，为本辑的成书，付出

了很大的努力，在此谨一并表示感谢。

胡乔木同志曾经讲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说过，他们的学说是历史的学说，他们是用历史的眼光看待问题的。谁要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有用，谁就要承历史学有用。”（在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建始县历史悠久，史料丰富，“地近则易核，时近则迹真。”我们切望各界爱国人士能积极为《建始文史资料》提供“三亲”史料，“龙蛇当作长河舞，万斛琼浆灌奇葩。”使《建始文史资料》在大家的热情支持下更为丰富多彩，从而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建始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1987年10月

附：政协建始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成员名单：

主任：田天铎（县政协副主席）

副主任：左孝良（县政协办公室副主任）

委员：雷运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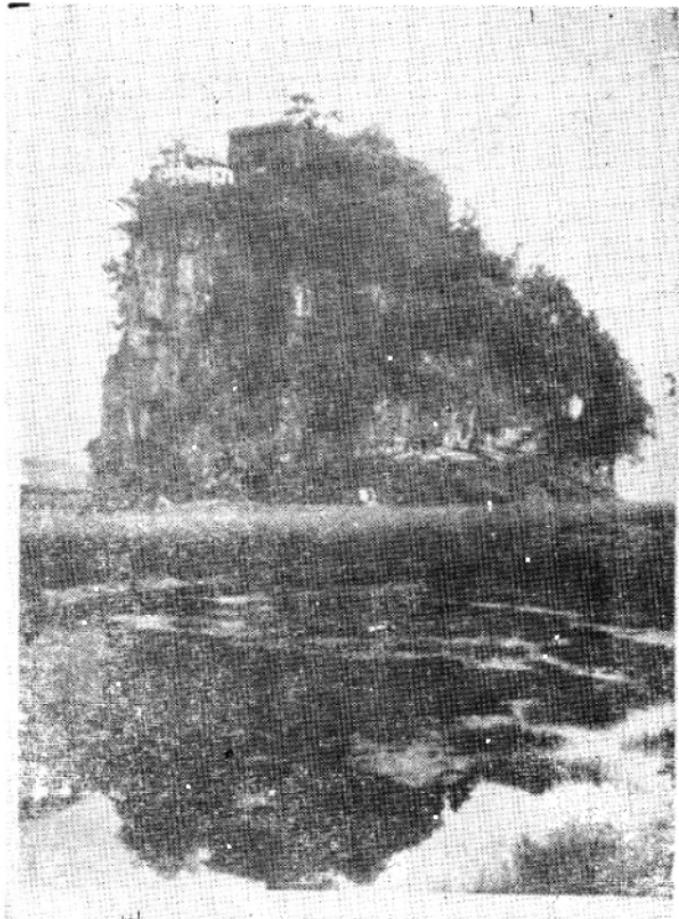
段策君

华洁之

孙式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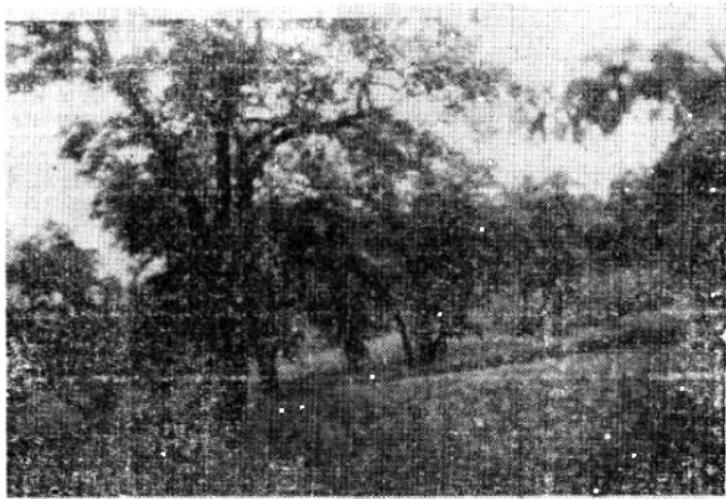
邹待清

田大瓞



建始县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 —— 石柱观

邹待清 摄影



景阳咸丰梨园一角

苗敬庚 摄影

目 录

前言

清末到抗日战争前夕建始的

- 政治、经济、教育见闻 刘厚章 (1)
辛亥革命活动中的建始爱国志士 段策君 (16)
孙中山致朱和中(子英)的复函 州博物馆 (31)
吴经明传略 邹待清 (32)
我的父亲聂冬青 聂懋康 (35)
红军袭击建始县城见闻记 孙式僚 (43)
官店苏区政权建立及武装斗争梗概 李福林 (47)
曾宪文生平 万廷朗 (53)
抗日初期中共“建始特支”活动片断 刘代国 (58)
抗日时期中共地下党在建始

- 几所中学活动概况 向先福 (63)
建始各族人民对抗日战争的贡献 段策君、邹待清 (71)
建始的防空设施和敌机轰炸情况纪实 段策君 (80)
抗日时期建始民众教育馆的活动概况 邹待清 (83)
抗日时期的建始文化教育状况 孙式僚 (91)
鸦片烟在建始泛滥始末 华洁之 (98)
建始神兵简介 段策君 (109)
神兵“大道会”高店子之战 郭书田、康德忠 (114)
申酉坪神兵——“阴打会” 姚家廉 (117)
花坪傅恒泰商号的起家和破产 傅国清 (121)

记三里坝镇的一次 劫场	刘 森	(125)
刘司令赴任遭劫毙命，李德章剽匪分赃发财		
.....梅忠民、李兴国、姚泽义、刘 森	(128)	
天主教在建始的活动 简况	刘守明	(133)
建始封建宗派势力的十年角逐	刘厚章	(140)
张文和贿选“立委”，沈祺生赋诗 自嘲	张炽卿	(149)
参加“国大”竞选的回忆	刘厚章	(153)
当阳乡选举“国大”的一场闹剧	胡代兴	(157)
建始县立初中学潮始末	左孝良	(163)
建始硝磺 史话	雷运赓	(170)
石瑛在建始 轶事	刘代国	(177)
建始民族 医药一瞥	谭明杰	(179)
老中医 徐习之	莫益增	(183)
花坪“小西湖”的由来	吴厚载	(193)
建始旋齿鲨化石发现记	邹待清	(195)
建始巨猿化石发现 经过	邹待清	(198)
花坪起义 始末	朱超群	(200)
回顾花坪 起义	李学智	(206)
建始解放 纪实	郭 进	(210)
建始沿革 史话	邹待清	(216)
名胜·特产		
漫话石柱 观	张炽卿	(220)
景阳咸丰梨	谭绍友	(223)
《建始文史资料》稿约		(225)

清末到抗日战争前夕建始的 政治、经济、教育见闻

刘厚章 口 述

雷运赓 记录整理

我们谈建始的历史，不能脱离建始的地理条件。建始和鄂西自治州其它几个县在地理条件上是基本相同的，即都属鄂西南山区，属巫山山脉和武陵山脉系。山多水险，交通梗阻，商旅维艰，加之政治扰攘，经济凋敝，构成山区一幅穷山僻壤的落后面貌。由此联想到自己少年时期的读书情况。我十三岁（1928年）时和几个兄弟一同徒步前往宜昌读书，整整走了十一天，才看到“洋船”，感到稀奇，遇见人力车，不知是否应该坐在垫布的地方。那时，我们都戴着“瓜皮”帽，别人一看见，就喊“苞谷托来了！”我们感到生在山里，坐井观天，确实落后。由于受地理条件的限制，维新的风气和革命的浪潮来到我们这里自然地都要迟些。因之，我们在研究历史、划分历史阶段的时候，就不能硬性强调与全国总的历史发展进程相统一，但又不能脱离总的历史。比如大家都知道的，我们国家的社会性质，从鸦片战争失败起就开始由封建社会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建始这里却基本上还是封建社会。又如“武昌起义”的时间是辛亥年（1911年）的10月10日，但恩施、建始等地易旗就迟些，它不只是在时间上要迟半个多月，而且在实质上“换汤不换药”为时更久。根据这一历史现象，遵照周总理关于从1898年戊戌变法起写文史资料

的指示精神，下面谈谈建始自清末至抗战前夕的一些历史见闻，我把它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 清末至1917年

一、经济。戊戌变法前后，鄂西经济基本上还是自足自给的封建经济形态。当时的封建地主把主要生产资料占有了。我曾研究恩施、建始两县的历史，知道恩施当时著名的地主是艾家、康家。康家在极盛时期是光绪初年。他家在那时收过一万石左右的稞。我们建始的大地主，我所知道的就是我家里。我家是从湖南迁来的，开始还没几个人，在我的高祖一代，竟集中约三千石稞的土地。那时究竟是如何发财的，现已无法查考。尽管建始的土地集中情况没有恩施的突出，但从我们刘家的地主看，建始的地主却比恩施的扎实些、狠些。恩施的地主一般地讲面子些，爱报“虚稞”，而建始的地主则不大爱讲那样的虚面子，爱报“实稞”。佃户把稞送到地主家的仓前，经过风车、斗量，净粮不少分毫。但不管是恩施的或是建始的封建地主经济，后来都逐渐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转化。象我们家里有个“大老爷”叫刘福田，光绪年间在日本留学过。他靠封建地租剥削发财以后，光当个地主就不过瘾了，于是拿钱买官。捐得知县后，到北京去“面圣”，由吏部派往四川候缺。四川巡抚派他到日本去考察。他回国时，顺便给四川造币厂买了几台造币机。那时，宜昌至重庆还未通轮船，（宜昌至重庆，光绪二十三年才有轮船通行）他只得找木船。船过“青滩”（“青”滩其实是“新”滩之误）船翻了，机器掉到江里去了。可是他有钱，不惜血本，自己拿钱，又去办了一套回来。于是他在四川就“吃香”了，很快就当了开县知事（即县

长）。过去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说法。他当了开县知事，开县在当时又是个“肥缺”，当然可以抓一大把“雪花银子”，他以曾在日本留学的有利条件，找到投靠外国资本主义的路子，同日本人搭上了关系。当时我家里福田“老爷”的漆号叫“福康”、“生泰”（在东门），还有南门孙家的“信孚”、草纸街的“谦和”、北门的“永章”、乡里石垭子的“姚庆昌”、“谈庆和”、三里坝的“吴双泰”、官店口的大漆客罗氏（罗平章的父亲）、景阳河的黄光清“大老爷”、北乡大茨河的刘石逸家、茅田区的向子钊、向子章等也都开起了漆号，并将生漆通过日商直接出口日本或港澳，有的卖给上海、武汉、沙宣一带的日本“水田”“斋藤”等洋行。日商以借贷方式控制了建始的生漆：“今年借我钱，明年给我漆”，我们这个地方的土财主认为“划得来”，结果，漆就被日本人垄断了。可是由于还贷时漆价涨了，建始的漆号还得按借钱时的原价交漆，成色须依他的，要过戥子，“观烧”（生漆质检方法）必须按他的标准；尤其建始的漆商在借他钱时，还要拿东西作抵，一般是以田契“红约”作抵，就是抵田契。我家“福康”号垮台前夕，田地契约也没有了，都抵给日本人了。那时，我大概六岁（我是1914年出生的），记得一个叫铃木令敏的日本人就来我家逼过帐。我有个八伯父叫刘兰阶，懂日语，他和铃木令敏在客室里用日本话谈判了一阵子，铃木令敏扣了契约不还。不久，漆号就垮了。我家漆号垮台的原因，除了内在的是家里的地主“少爷”们抽上了鸦片烟，无心经营外，外在的受日本人的盘剥，却是个重要原因。我在修恩施县志时，发现恩施有好多漆号也是这么垮台的。从我们这个地方看，地主阶级由地租剥削起家转而经商，再走外国资本主义的路

子，又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剥削压榨，从而形成了半殖民地经济。

二、政治。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建始的政治特点就是“官”同“绅”关系密切，而且主要是绅士跋扈。绅士的权往往超过了知县。我家有个三伯刘凤阶就是建始一霸。北乡下坝观何佩容（曾两任湖北省主席，后当了汉奸）的老头子“何六老爷”就曾被他用马鞭抽打过。他和县官联系很紧，而且他的权势还超过了县官，县官审案，他可以不请自来，径直上堂监审。

当时除地方官绅紧密勾结外，绅士之间又明争暗斗。如“季二老爷”季润民就是和刘凤阶作对的；刘凤阶最终也被杀于其他地主豪绅之手。总之官绅交相把持地方政权，官绅间、豪绅间争权夺利，互相倾轧，造成一片混乱不堪、错综复杂的政治局面。

三、教育。清末时期的建始教育，一直为科举制度所制约，就是也兴考秀才、举人、进士。象我家的大老爷、二老爷都是秀才，西街的黄贤钦就是个举人。如今不少人对过去有关科举制度的一些名词概念已知之不多或知之不详，在这里有必要的结合建始的历史情况，适当地加以介绍。我曾研究过建始“五阳书院”的建制。原来这个院里设有“山长”，好比现在的校长。山长之外，还聘有一个或两个主讲，把童生集中起来讲经。集中前，先在城乡对读私塾的学生进行考察，刚发蒙的不算，一定要能把四书五经熟读烂背了，甚至连朱熹的小注都能背了，才能允许应考，考时做几篇文章。文章先交山长看，再交“训导”审阅。“训导”在清代官制中是很有权的。它仅次于知县，相当于现在的教育局长。“训导”一般由举人担

任。至于每年集中在五阳书院读书的人究竟有多少呢？我从建始的老志书中得知最多不过五、六十人。一年考两回，官师两课。所谓课，就是考。官课就是县知事主考，也叫县考。考秀才，必须经过县考这一关。再就是师课，就是由山长主考，两课结束后搞评选。超等的偿银子。偿银叫“膏火钱”。所谓“膏”就是油，买点桐油或补点菜油点灯。所谓“火”，就是冬天发个火。建始在同治年间对高一等的偿银子二钱，次一点的偿银一钱。凡得了膏火钱的就有资格参加施南府的“院考”。也不是都能够去院考，还要先取得“廪保”。就是具有廪生资格的人出来作保。被保的考生，家世要“清白”，比如一无剃头的，二无摸脚的，三不是戏子出身的等等。取得了廪保，经过训导老师衙门的批准，这才可去施南府应考。当时施南一府六县的考生都集中在施南府城考。乾隆四十五年以前，还要到宜昌去考。“府考”（又叫“院试”）才算是科举考试制度中必经的第一个重要考试层次。省学政（学政是朝廷派往各省专掌生员考课黜陟的官员）每三年到各府考一次秀才。有学政来施南府时，建始的县大老爷要带领一班人马鸣锣号伞地到巴东野三关去接。学政“大人”一到，县官要跪在路旁，先请“万岁”的安（因为学政是带着钦命而来的），然后向学政问安。学政坐在轿里居然不动，只说声“免了，免了”。学政从建始去施南府城时，建始要车轿护送，一直送到恩施的熊家岩，由恩施的知县在熊家岩迎接时大办酒席。学政从熊家岩被接到恩施的官坡。我们分析所谓“官坡”，就是“官”驻歇的“坡”。钦差学政到了官坡，并不立即进城，要等到施南知府带领文武官员和绅士前来跪迎后，这才乘船过河，去考棚大厅休息。一进考棚，就不随便出来，以避嫌疑。那时考试制度是

非常严格的。考官若是玩假，重者处死，轻者“参官”。所以考官在考棚都兢兢业业地监考阅卷，一呆三天不动。我们在志书上看到的所谓“岁科两考”的“岁”就是指学政每年亲自考，叫“岁试”。岁试有时也由学政委托知府或教授（清制：府厅置教授，掌学校课试，为正七品官）考。考了以后，贴出揭示考生名次的榜示，叫“红案”。考取了的，有的叫秀才，有的叫“廪生”，有的叫“增生”。廪，是仓库的意思；廪生，就是从仓库里领谷子吃的秀才中的优秀生，廪生只有权保童生去考秀才。“增生”就是“增广生员”的意思，即在廪生名额外再增加几个名额。增生一颗米都没得，地位次于廪生。

据《施南府志》记载：建始的生员（即秀才）名额仅次于恩施，而廪生和增生的名额比施南的还多。当时应考生员是有定额的，如现在所说的指标，那时叫“学额”。学额按征收赋税的银两比算。恩施考取的文秀才是十五名，建始是八名。恩施的武秀才好象是十二名，建始也是八名，但建始的廪生、增生就超过了恩施。恩施是十五名，建始是二十名，其它的县，一县两个或三个。

关于“秀才”名称，书上一般叫“生员”，更文雅一点的名字叫“庠生”。秀才是正式的学历。秀才一般地可以见官不跪，乡里人称“大老爷”、“新老爷”。但秀才并不是真正的“官胚子”，只是一级进官的阶梯。真正的“官胚子”应是“举人”。考举人要通过“乡试”，就是每隔三年，全国各省从秀才中选拔一部分人到省城去考。湖北各地的秀才到省城武昌应试，考期是八月初七至初九，叫“秋闱”。考取了的就叫举人。第一名叫“解元”。一中举，那就是“官胚子”了。象我们县里的黄举人，他门口立有围子，门漆得红红的，很堂